



家帶女



女 带 家

〔香港〕雪 米 莉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88·北京

女 带 家

雪米莉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94 千字 插页 2

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 350,001—405,000 册

ISBN 7-80053-148-1/I.052

定价: 2.00 元

《女带家》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描写80年代国际黑社会内幕的长篇惊险言情小说。

香港警方探知黑社会某贩毒集团欲物色两名单纯而又漂亮的姑娘，以旅游者的身份为其携带毒品到西欧。为一网打尽这一团伙，警方缉毒人员让自己的女友——一个港岛闺秀，一个澳洲丽珠，充当了为贩毒集团携带毒品的“女带家”。

作品一开篇就悬念迭起。当风流倜傥的毒枭偕同两位天生丽质的“女带家”动身赴欧时，暗地里，却跟随着英俊精悍的担负着监视与保护双重任务的港方警长，以及毒枭的情妇；而警长与毒枭又共同被乔雅枝这位美艳绝伦的“女带家”所迷住。在这交炽着爱与恨的奇异旅程中，作品展示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：有用金钱的无耻威逼，有对女色的疯狂逐追；有对同性恋者的巧妙利用；有匪警双方的激烈搏杀，直至发展到西西里黑手党首领动用导弹进行轰击。小说结局如何？乔雅枝、警长、毒枭以至其情妇的命运如何？看完全书会使你既感意外，又觉欣慰。

作品对西方黑社会内幕、贩毒和恐怖组织、娼妓卖淫等作了真实而深刻的揭露，同时，着重描写了几个主要人物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，用生动细腻的笔触，对产生在腥风血雨中的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正义与犯罪的斗争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泾渭分明。小说情节跌宕，扣人心弦，扑朔迷离，险情丛生，融惊险与言情为一体，会让你一开卷就不忍释手。

1. 和贩毒集团打交道，充满风险而并非女人的事业，为了自己珍爱的人，她们终于充当了毒枭们的女带家

华灯初上，希尔顿饭店的舞厅和酒吧就象两个春情荡漾的妖媚妇人，吸引着那些渴望发泄精力的男人；也象两个雄性勃勃的明朗男子，挑逗着那些寻求精神刺激的年轻女郎。

车水马龙，珠光宝器，西装革履，华语和英语混杂，是香港夜生活场所的一大特色。

华文凯和他的助手巴恩斯·沃克身着高级便装，站在舞厅门前的背光处，目光炯炯地盯着进出舞厅的男女。他们在等一个年轻姑娘，如可能的话，她还会带一个朋友来。

华文凯是高级毒品调查员，他年过三十，强悍精敏，富有男子气概，那副英气逼人的样子总象磁石般吸引人。他刚从刑侦部门转入扫毒执法部门不久，几次漂亮干练的行动，就使他引起国际警察组织的注意，视他为东南亚一带毒品走私集团的克星。据说本港有名贩毒集团“三合会”的头目们，在通过自己的情报人员和插入警察当局的内线寻找他，要派杀手尽快除掉他。无奈华文凯象长了九只眼睛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连两个由总头目苦心培养十多年用金钱泡出来的内线也被他搞掉了。

沃克是在香港长大的英籍后裔，高大英俊，有撒克逊人

的雄伟气度，尤其那蓝眼棕发，很招引女人的青睐。一次有个大富商的姨太太缠住他，差点把他弄上手，要不是在最后一刻他头脑稍许清醒，强迫自己呕吐得一身熏臭的话。沃克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缉毒人员，五十个年轻精悍的学员中，华文凯一眼挑中了他。他们虽相差十岁，却成了心灵相通、工作默契的朋友。

“来啦。”沃克指着一辆刚刚停稳的银色奔驰车高兴地说，华文凯一声不吭，本来放光的眼睛又亮了几度。

一个金发姑娘象条美人鱼一下从车内游出来，她俏丽风流，一件银白色的无背丝绸夜礼服，让浑身充满性感。

她就是沃克多次向华文凯讲起的亚当斯·海伦，一个祖籍英国的澳大利亚姑娘，父亲是悉尼有名的羊毛商。她大学毕业后无意工作，便来香港学习中国功夫，沃克和她就是在武术馆结识的。沃克说起她就两眼生辉，华文凯知道他和她的关系，却不点破，他知道在女人问题上过份苛严，沃克会灵性大失，弄出乱子来。但对自己，他一直谨慎小心适可而止，即使遇上可爱的女子也尽力克制，他明白是内心那块隐痛还妨碍着自己。他也无意克服，内心深处还是意识到这些年来并没遇到真正激动自己的姑娘。

“哈喽，”沃克迎上去一脸微笑，“海伦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

海伦金发一晃送他一个媚笑：“有我不就行啦，你还想脚踩两只船吗？哼，当心我的拳头！”

“哈，你这小姐想玩一箭双雕的把戏么？想得挺美，海伦，今晚你属于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说，我那位朋友怎么办？”

沃克指指已站在光亮处的华文凯。他昨天和海伦约好，

要她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友来。华文凯最近一直在谋划一次大的行动，很需要女人、尤其是漂亮迷人的女人参与。当他透露计划内容时，沃克大为吃惊，但仔细一想便认定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，竭力赞同。目前部门首脑还没最后批准，借口是要看看他们找到的两个配合工作的姑娘倒底如何。今晚是整个行动的第一步。

海伦瞥了华文凯一眼，那股男人的魅力使她心旌一动，朝他微微颌首，转身哈哈一笑，冲着轿车里喊道：“乔，快出来吧，我的大美人儿。”

变戏法么？巴恩斯·沃克瞪大了双眼。

华文凯虽然沉稳，但也盯着车门，猜度着海伦为他带来了一位什么样的姑娘。

一个黑发白裙的中国姑娘含着文静优雅的笑容从车内出来，她那样端庄俊美，把几道目光都牢牢吸住，连过往的男女也忍不住驻足痴望。她有东方人崇尚的清丽典雅，也有西方人迷恋的丰满风韵，乍看温柔绝顶，可那晶亮的眸子深处隐有刚毅甚至野性。

她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姑娘。华文凯心中吃惊，外表竭力镇静，可那不一般的微笑泄露着心机。沃克瞪目张嘴，虽然无声，什么都从那惊喜赞叹的神态中说了出来。

海伦见自己的花招产生了戏剧效果非常得意：“二位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中国名字叫乔雅枝，英文名叫菲列雅·乔。你们看她多漂亮，我劝她去竞选‘港姐’偏不去，不然肯定夺第一呢！”

乔雅枝秀目一瞪，嗔她道：“海伦，又乱说了。”她趋前一步，微微欠身：“我叫乔雅枝，初次相识，请多多关照。”

沃克高兴地伸出手：“哈，乔小姐有中国风度，西洋气派，还懂日本礼节，认识你真高兴。”

“乔在东京上过中学，日语比日本人还棒哩！”海伦挽着乔雅枝的手说。

真太好了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呵。这对女孩子正是华文凯构想中的理想角色，可以说沃克在无意之中立了头功。

他走上前去，彬彬有礼地笑道：“我叫华文凯，沃克的好朋友，认识你们很高兴。大家先去酒吧小坐，再到舞厅，好吗？”

他的普通语音淳厚有感染力，乔雅枝不由瞥了他一眼。他立刻捕捉到了这一眼，自己对她的把握又增加了一分。

酒吧富丽宽敞，音乐象高山小溪一样流淌到每一个角落。这儿有一种迷人的恬静，在淡淡光影下依偎私语的男女有时若一具凝固的雕塑。人很多，他们一到门边，就有侍者热情招引，安排好一处僻静的雅座。这些都是华文凯事先布置好的，今晚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只有乔雅枝是个例外。

侍者很快摆好桔汁、柠檬、可口可乐，居然还端来一瓶系了红绸的法国香槟。

海伦一看就乐了：“华文凯，你要庆祝什么吗？是和乔的相识？”

乔雅枝两腮涨红，伸手狠狠捏了她一把。

他微笑点头：“就算是吧，还有你，漂亮的海伦小姐。”

他心里却盘算着：还是开门见山吧，时间不允许拖拉，一定要抢在他们动手之前。他和沃克交换一下目光，这个自称“女性心理研究家”的助手也默许了。

华文凯替她们打开可乐，然后 掏出自己的证件递过去，一言不发。两个姑娘轮流看了，脸上都有惊讶之色。

海伦转向沃克，轻声嘀咕：“你这家伙也是干这一行的吗？干嘛不告诉我？”

沃克：“这是纪律，除非你成为我的合法妻子。”

海伦做个鬼脸，颇有含意地笑了。

乔雅枝不动声色，她已预感到这次相识将使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大的改变。这似乎是自己从大陆移居香港之后一直等待的事，等待什么，过去一直朦胧，此刻才渐渐清晰。

华文凯收回证件，身子朝椅背一仰，从容地说：“我和沃克将组织一个特别扫毒小组，想请两位年轻、有正义感、不怕风险的姑娘协助，我想，如果你们乐意参加，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
海伦：“你是要我们当警察吗？我很喜欢干这个，也会干得挺棒。”

乔雅枝只是研究地看着他的脸，表情有点冷傲。

华文凯不得不摊牌：“海伦小姐，这次干成功以后，你们想当警察，当然可以。不过先得秘密干，而那种 惊险 可怕、甚至生命危险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三合会是香港乃至东南亚一带最大的贩毒集团，它有三十三个帮派八万成员。由于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之一，三合会的头目们就把香港搞成了毒品中转地，从这里把毒爪伸向世界各地。这些年虽然本港扫毒执法部门多方努力，尚未击中毒梟们的要害，所以我和沃克想……”

“华先生，”乔雅枝温柔一笑，“那些事连中学生都知道的，你还是说需要 we 做什么吧。”

华文凯一愣，暗叹这姑娘的聪敏，她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，要是她不愿干实在可惜。他严肃地说：“据我调查，目前毒梟们正在物色几个‘带家’，就是衣著华丽而充满天真自信的年轻美貌的女子，让她们以旅游者身份携带毒品轻易通过海关而不至引起怀疑，即使出了问题他们也没有危险。他们给‘带家’的报酬是免费环球旅游，如果事情成功还可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美元或港币。当然，也可能杀人灭口，或者因种种意外采取连我也想象不出的卑劣手段。总之，这是一次冒险，成功的希望只有我们自己这一半，另一半掌握在那些老奸巨滑的贩毒头目手里。”

海伦惊得发呆，看来这并不象她想的那么好玩。沃克轻抚着她的肩，温柔地慰抚她。

乔雅枝一直盯着华文凯的脸，沉静地问：“那么，我和海伦就单枪匹马干？”

华文凯：“不，我的小组将一直跟踪你们到各地，由沃克同你们保持联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会时刻在你身边。”

乔雅枝一口喝干那听可乐，用极轻的声音说：“好，我干。”

华文凯心中一喜，把目光转向海伦，她已安静下来，嘟着嘴说：“乔干，我也干吧。”

“好，海伦。”沃克在她脸庞上吻了一下。

“谢谢你们的合作，你们的勇敢比美丽更可爱。来，我们祝贺一下。”

华文凯打开香槟，很有风度地给大家敬酒。

在旁边人看来，这是两对情意绵绵、十分般配的恋人。

沃克亲热地拥着海伦，华文凯也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搭在

乔雅枝的肩头。香槟、音乐，一切都那么美好和谐，以后将是怎样的惊险激烈，谁也不去多想。

华文凯的头脑仍极为清醒，他用脚踢了沃克一下，轻声对两个姑娘说：“工作就从今晚开始，我和沃克就不久陪了。这个酒吧就是那些家伙的活动点之一，我想他们会主动来找你们的。记住，你们就说自己是从澳大利亚来旅游的，护照和经费我让沃克明天早晨送来。要冷静、随和，我和沃克随时都在你们身边，别担心。”

他和沃克站起来，做出一副不满的样子，“啪”地丢下几张票子，扬长而去。

2. 一个巨大而无形的黑色漩涡，把乔雅枝和海伦卷了进去，两个年轻单纯的姑娘面对的却是贩毒老手

与此同时，在酒吧的另一个角落坐着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，他身穿名贵的意大利夏季夜礼服和剪裁精美的长裤，就是脚上那双麂皮鞋也是米兰的著名鞋匠做的，价值上千美元。他抽着雪茄，呷着威士忌，一副明亮锋利的目光不时越过厅堂，投向华文凯他们坐的地方。由于灯光迷蒙，他看不清他们的脸，只是凭感觉那两个年轻姑娘非常娇美迷人，而且一个中国人一个西方人，配搭十分完美，正是他垂钧等待多日的两条美人鱼。他对那两个小伙子十分反感，要是以往早叫一帮兄弟弄出去用老拳训话了，可总头目再三告诫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一切都要慎重而行。他才强按怒火，等待时机，直到他看见那两个小伙子在姑娘们跟前碰了壁愤而离

去，他才轻松下来得意一笑。在女人方面他是老手，几乎没失败过，所以他的情妇、假日旅馆酒吧的女招待罗雪娜听说他要去物色‘带家’，就醋劲大发，娇声嗔骂：“一只馋猫，平常闻腥就想撒野火，这回该咬住不放了把，哼！”她不敢真吵真闹，由于贪恋物质享受，她成了他手掌心里的玩物。在浅水湾他买了幢带游泳池的别墅供养她，而她则在酒吧为他推销毒品，那里都是老瘾客，稍许小心就不至于出事。当然，若有风吹草动，他那些暗中监视的小兄弟会除她灭口的。对他的凶残无情，罗雪娜深深畏惧，有时他带萍水相逢的女人到别墅过夜，她也只有忍气吞声。

他站起来，那魁梧健壮的身躯有几分男子魅力，他叫来侍者说了几句话，侍者陪着笑赶紧办去了。

他整整夜礼服，风度翩翩地走过来，朝乔雅枝和海伦潇洒地打个招呼：“哈喽，你们的男朋友呢？”

“什么男朋友？两只香港的烂虾仔，哼。”海伦余怒未消。乔雅枝满面愠色，这倒使她添了些妩媚之气。

他心中一乐：“二位小姐是初到港地吧？这地方烂虾仔多，钱没几个，专在外面来的年轻姑娘身上打主意，要小心上当啊。”

海伦点点头冲他感激一笑。

乔雅枝有礼貌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先生。”

银白丝绸夜礼服充分显示出海伦的美好身段，长长的金发柔软地披散肩头，与白皙的肌肤相映生辉。乔雅枝的神韵更令人心旷神怡，同是年轻中国女人，罗雪娜在她面前就相形见绌了。

他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注视着她们，温和地说：“我猜

想，你们不是来自新西兰，就是澳大利亚。”

“哈，你真有眼力，我们从悉尼来。大学放暑假，我们来香港玩玩，买些时装，可刚才那两个浑身鱼臭的家伙想要我们陪他们跳舞，纠缠不休，真气人。”

“要早碰上我，他们就不敢啦。小姐们，我能请你们喝上一杯，认识认识吗？”

他雍容大度，毫不让她们难为情，好象她们稍加拒绝就会离去似的。

乔雅枝对他嫣然一笑：“谢谢，先生，我们正在为旅行路线发愁，您来参谋参谋更好。”

海伦也笑道：“我叫海伦，亚当斯·海伦，她叫乔雅枝，我们又叫她菲列雅·乔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按中国话说，亲如姐妹。”

“我姓李，你们就叫我约翰吧，这个名字对澳大利亚姑娘来说，比我的中国名字更好记。”他的举止言行温文尔雅，转身对迎候多时的侍者说，“三杯加汽水的杜松子酒。”

这时，另一位侍者捧着两束鲜艳芬芳的玫瑰急匆匆从大门进来，约翰·李接过花束给了他一笔赏钱，就分赠给她们：“来，为纪念我们的相识。”

“多美的花啊！”海伦惊喜地叫道，把脸贴在花朵上，她也如花一般娇艳。

乔雅枝赞叹道：“这么晚了还能弄到鲜花，李先生，你真能干啊。”

约翰·李心里说：别说鲜花，要人头我也能弄来。嘴上却说：“尽心尽意罢了。老实说我早就注意你们了，担心那两个家伙找你们麻烦，就一直等候着。”

“哈哈，约翰，你真有点骑士风度，我这才知道，香港还是有讨人喜欢的男子的。”海伦娇柔妩媚，露出放浪的神态。这使她想起自己中学时候的一次表演，她扮一个放荡不羁的吉普赛少女，假意和一个老公爵调情，她的表演相当成功。

乔雅枝虽放松下来，还是带几分忧虑：“李先生，我说去东京，然后去汉城，可海伦想去新加坡，檳城，甚至埃及，我们不知怎么办才好。”

约翰·李呷一口酒，豪爽地一笑：“怎么？初次旅游，这么小气！我建议你们去檳城——新加坡——苏黎士——巴黎——鹿特丹，美美地玩一大圈，中东不要去，阿拉伯人、以色列犹太的枪子不认人，弄不好还抓你去当人质，就出大麻烦啦！”

“李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”乔雅枝摇摇头。

约翰·李热忱认真地说：“这怎么是开玩笑，对我和对你们，都是一件简单的事呀，只要你们说一声‘愿意’，就行。”

海伦笑着嚷道：“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”

美人鱼上钩了，约翰·李轻松地笑道：“只要你们在旅行中为我办点小事，就可以玩个痛快，旅费嘛，包在我身上啦。”

乔雅枝这才信服华文凯的精明老练，她佯作不解：“你要我们推销货物？还是当时装模特儿？”

“哈哈，看你想去哪儿去了，我要你们就是玩，顺便带点东西给在荷兰的朋友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还可以给你们一笔钱，你们可以在巴黎买一大皮箱高级时装回悉尼。怎么样？年轻爱漂亮的姑娘们。”

“哎呀，真不敢想象，我们有这么好的运气，该不是做梦

吧？”海伦欣喜得两眼放光。

乔雅枝索性探他的底：“你要带什么东西？”

约翰·李面部骤然严肃，阴冷地说：“这个明天谈，明天晚上八点三十分，我们在鹰巢餐厅见面，请把你们的护照带上。”说罢笑着起身，“我请你们去舞厅跳舞，乐一乐，轻松轻松。”

约翰·李也是舞场的行家，探戈、恰恰、迪斯科都跳得极好，加上海伦和乔雅枝两个漂亮迷人的舞伴，他简直成了舞厅的王子。

乔雅枝和海伦都是初次干这种事，内心不免紧张，靠热烈奔放的音乐掩饰，她们才渐渐放开，象两个只知玩乐的单纯女孩。

他很会掌握分寸，陪她们各跳两曲之后，就礼貌地告辞：“记住，明晚，鹰巢餐厅。”他的声音带一种男性的魅力，使两个姑娘心头不由一悸。

一出舞厅，约翰·李就快步奔向自己那辆600型梅赛德斯，熟练地启动，直驱浅水湾别墅。他干这些事总是单枪匹马，而急需喽罗的时候也会招之即来。刚才喝了不少酒，又和两个堪称美妙的年轻姑娘一起跳舞，使他体内那一直很旺盛的激情在躁动不安。他知道这时只有罗雪娜才能解决问题。她总是等着他，象一条十分忠实的走狗。他知道此刻她在游泳池边，虽然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已厌烦，可他眼前需要她。满足约翰·李生理上的需要，是他对她的唯一留恋。这女人就是他的一件工具。

罗雪娜穿着窄小的黑色丝绸比基尼，几乎浑身赤裸地躺在游泳池边的晒椅上，几个百威啤酒空听丢在头边。她的肌

肤发冷，内心却十分烦乱燥热，也不想再下池游泳了。

这是个丰腴饱满的女人，高耸的乳房和肥壮的大腿颇有诱惑男人的魅力。约翰·李是刚加入三合会时结识她的，那阵她还是个俏丽的爱卖弄风骚的小姑娘。她成了他的相好，在二十一岁时嫁过一次人，但那男人不久就不明不白死了，从此和他姘居。出于女人的本性，她曾想要个孩子，可姓李的坚决不肯，理由是他随时有杀身之祸，不想再找麻烦。她深知他干的勾当，明白那是一个黑色漩涡，他们都已无法挣脱。所以及时行乐，贪恋享受构成了她的全部生活信念。

两道雪亮的光柱从大门射进来，她知道自己等候多时的男人回来了，心头有几分激动。因为她从黄昏就担心他今晚不再回来过夜，他每次穿上考究的夜礼服，往往就是猎取到了另外的女人。她赶紧在身上抹了些他最喜欢闻的香水。

约翰·李停好车，径直到游泳池边找罗雪娜。她对他仅仅是性吸引，如同一个顽童酷爱一种玩具。近年来，他对她几乎不说什么温柔的情话，只对她粗鲁行事，她却似乎毫不在乎，不管他怎样说，她都乖乖地顺从，他对她的一切需要就是睡觉，而且是在他实在找不到别的女人的时候。

当他走过来的时候，罗雪娜冲动得茫然昏乎，在椅上不知坐起来好还是躺着好。他站在她面前，借朦胧夜色看她一阵，就粗暴地抚摸起来。对他的狂热，她高兴而习惯，暗自认为这是有些女人渴望而不能得到的。可他的性虐待却令她暗暗害怕，说不定他疯狂起来会把自己勒死在床上。但她的选择只有顺从，象只小兽一样，有了伤口自己用舌头舔。

“雪娜，去等着我。我游一圈就来。”

约翰·李开始脱衣服，连看也没看她。
她象受宠的小猫一样跳起来吻他一下，跑了。

3. 毒梟引诱她们上钩，她们促成毒梟上套，一切 仅仅开头，华文凯和约翰·李各有千秋

“我要见见这两个姑娘。”

霍尔曼·海姆看着那两份通过澳大利亚警方搞来的护照，
威严地说。

华文凯和沃克相互看看，没有吭声。

霍尔曼是德裔法国人，国际刑警组织的扫毒专家。他对
华文凯的计划很有疑虑，因为积多年的经验，和奸狡残忍的
毒梟斗争，男人们都吃不消，何况两个纤弱的年轻姑娘。按
计划，他负责协调各国警方对华文凯小组的帮助和救援，必
要时动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别力量。他担心自己的声誉，也
担心两个姑娘的性命。

数年前，为掌握东南亚输往欧美大批毒品的来龙去脉，
霍尔曼曾装扮成利用旅游搞贩毒的国际黑社会成员，专程去
过泰国、老挝、缅甸交界处的“金三角”，这个“三不管”地区，
包括泰国的清迈、清莱、夜丰颂三个府，老挝的会晒和缅甸
的猛撒、邦央、三岛、大其力等地。在崇山峻岭中地势险要，
却有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面积，鸦片和海洛因加工厂到处
都是。据国际警察组织缉私扫毒部门统计，每年流入世界各
国的毒品中，有三分之一来自那个地方！更危险的是，那里
隐藏着一个十分猖獗的国际贩毒集团——坤沙集团。1959年，
泰国籍的走私贩毒大盗坤沙，纠合一帮亡命之徒，在缅甸境